

# 扼制點－印度洋反潛作戰 (譯)

## Chock Point-Anti-submarine warfare in the Indian ocean

資料來源：德國《海軍武力(Naval Forces)》雜誌，NO. II/2018 Vol. XXXIX

作者：艾莉絲·瓦倫提 博士 Dr. Alix Valenti 譯者：海軍少校林文德

### 提 要：

- 一、作者藉由中共潛艦於印度洋活動頻仍、與區域友好國家協定建立軍事基地等徵候，先分析麻六甲海峽為印度洋首要扼制點，續以印度洋西部海域、中東地區葉門內戰為藥引，剖析其西面荷姆茲、曼德海峽擔負扼制點一角，進而藉其東、西要點均負有供應亞洲能源命脈扼控之責，勾勒出印度洋未來戰略地位之重要性。
- 二、「中國崛起」，加上其軍事、武器載台能力大幅精進，周邊國家深感威脅之際，不可不深思所應擔負之區域海洋與海權維護之責；當周遭各國極力發展水下戰力以對付敵對勢力之時，多面向探討區域關係及各國反潛作戰能力，並呼籲印度洋將是未來大國政治聚焦之處。
- 三、當印度洋周邊各國爭相競合結果，將使該區域搖身一變成為各國兵力展現之舞台，當區域緊張情勢持續升高，勢將造成該海域不預期相遇或空間管理疏失，衍生安全危機；另作者提出「擁擠理論(Chock-a-Block)」，後續應如何發展管控機制，將是值得深思之議題。

關鍵詞：中國崛起、葉門內戰、扼制點、擁擠理論

### Abstract

1.The author expresses primarily his view based on the Chock Point about the Strait of Malacca through the incremental activities of PLAN's submarine and china's intentions to create relationship with his friendly nations in order to set up its naval base. Furthermore, the author pivots her intention to the west side of Indian Ocean, two Chock-Point(Strait of Hormuz, Bal-el-Mandeb ) due to the high-crisis status created by Yemen proxy war and the middle east area strategic resources. These Straits as mentioned above, are tak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ecurity of strategic resources transportation to Asia, as such, the Indian Ocean will become a

important strategic geopolitical domain.

2. While China rises and keeps growing his military power and its platform's capability, those countries which located geographically around Indian Ocean should keep the China's threat as a incitation to recov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aining the priority of maritime domain; As these nations develop its underwater forces in order to counter the powerful rival, the author analyzes these symptoms through the prism of multidirectional ASW capabilities and declares that the great power politics will put G Back to Indian Ocean.
3. As a result of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nations, the Indian Ocean will turn into the stage where the great politics powers compete reciprocally and are eager to show their forces presenting in this area may create some unintentional encounters and crisis of space management. How to prevent this accident from coming true will depend on what kind of control mechanism we will take and put it into consideration carefully.

**Key word: China's rise , Yemen proxy war, Chock Point, Chock-a-Block**

## 壹、前言

麻六甲海峽周邊各國，如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正憂心於中共潛艦日益頻繁航經印度洋水域。而美國與澳洲同樣關注中國大陸在該區之活動跡象，其中包含中共與馬爾地夫建立關係，並將其解讀為維護區域權力之手段<sup>1</sup>。同時，中共透過預期之潛艦軍售，拉攏印度首要敵人－巴基斯坦；另一方面，位處亞丁灣周遭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埃及，刻正實施葉門代理人戰爭以對抗伊朗、土耳其和卡達，以上種種因素及中共在「吉布地」海軍基

地之增建與近岸水面艦艇活動跡象增加，均使荷姆茲海峽儼然成為新的扼制點。

然而這並不是下一季印度洋版「紙牌屋」影集的腳本<sup>2</sup>，而是目前該區域刻正上演的重要事件，間接反應出其地緣政治利益賭注之複雜鏈結。以下將透過關注反潛作戰這層光譜來分析何人、如何及運用何種手段，並立基於扼制點，勾勒出印度洋反潛作戰之態勢。

## 貳、扼制點－麻六甲海峽

麻六甲海峽是印度洋首要扼制點，根據印度海軍艦長、國家海洋基金會執行長古

註1 譯者註：中共藉由馬爾地夫大量舉債，推動在其島國內大興基礎建設，現馬爾地夫已積欠中共15至20億美元，當2019至2020年馬國無力償還之際，外界擔心正是中共全面掌控馬國基礎建設所有權之時。參考王秋燕，〈馬爾地夫難還590億巨債 最快2019年變中國領土〉，上報，2018年2月13日，[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5330](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5330)，檢索日期：2018年8月8日。

註2 譯者註：《紙牌屋》(House of Cards)是美國一部政治權謀題材的電視連續劇，背景設置在現今的華盛頓特區，講述眾議院南卡羅來納州第五國會選區民主黨籍議員在升格為國務卿的希望破滅後，在妻子的幫助下，開始運用複雜的權術獲得最高權力的故事。劇集涉及的主題是無情的實用主義、操縱和權力。參考：〈紙牌屋〉，維基百科，<http://zh.m.wikipedia.org/wiki/紙牌屋>，檢索日期：2018年8月8日。

拉納(Captain Gurpeet S. Khurana)所述：「致力於擴張印度洋水下戰略之中共，是強化印度洋潛艦部署之關鍵發展領頭羊」。雖然中共潛艦在印度洋之兵力存在數量資訊參差不齊，但根據當地來源指出，印度海軍自2013年起發現中共海軍潛艦於印度洋活動數量不少於7艘。這些部署被認為是中共戰略之一部，用以確保擔負進出口貿易之海上交通線(Sea La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安全；根據區域專家，像是新德里觀察者研究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ORF)海洋安全倡議資深委員及主席阿伯伊提(Abhijit Singh)提及：中共旨在訓練其海軍(PLAN)人員，不僅要精練於印度洋淺水作戰，更要蒐集區域水文及測深資料，俾利對區域水文環境有更深一層認知。而古拉納艦長確信：「這類活動跡象，必定來自於北京為減緩海上重要能源輸運必經印度洋之戰略弱點，所下達之命令」。然而，不僅只有中共經濟成長須日益依賴印度洋海上交通線；根據海牙戰略研究中心(The Hague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在2010年公布報告中指出：「印度洋的海上前景聚焦於大國政治的經濟角力」，並點出「印度洋海上交通線之安全，對於東南亞之經濟成長體或是全球經濟占有舉足輕重之地位，然而戰略上的地理扼制點在面臨國家或非國家組織，包含海盜或恐怖組織之破壞性威脅是極其脆弱的！」

有鑑於此，日益增加的中共艦船活動跡象證明，原做為嚇阻之用的潛艦，現已成為

確保重要海上交通線之關鍵角色；然而，隨著中共潛艦在印度洋活動增加，令周邊各國推測其潛艦將不僅止於用於保護海上交通線。正如海牙戰略研究中心報告所稱：「中印兩國之歷史糾葛，將持續造成雙方在海洋意圖上相互猜忌，進而驅使相關國家再度省思，在其海軍後院內對該區域所應履行之權利與責任」。儘管過去，中印兩國各自有所謂的「海軍後花園」—分別指南中國海與印度洋，然而隨著中共海軍新式潛艦所具備的持久力與耐航力，以及中共積極在該區域建造海軍基地等動作，中印雙方權力平衡已面臨日益嚴峻之威脅；也正因如此，印度之盟邦—美國，同樣持續關注該區之情勢發展，並且維持區域前進部署。正如華盛頓都會區戰略與管理諮詢公司(Avascent)資深會員馬修·凱立斯(Matthew Caris)所述：「美國與印度海軍正朝更加緊密之合作努力，且自前總統歐巴馬執政時期，已將主要政治焦點聚焦於該區域」，根據凱立斯所述，雖然有人直指美國在該區域政策制定過於遲鈍，但截至目前為止，美國政策從未改變。

### 參、扼制點—阿拉伯海鄰近海域

當我們將目光投向印度西方，亞丁灣及荷姆茲海峽儼然也是該區域之扼制點。毫無疑問地，它與麻六甲海峽情勢多有雷同，荷姆茲及曼德海峽也是船隻運輸重要能源至亞洲和東南亞快速崛起經濟體必經之航道；再者，與麻六甲海峽相似的是，儘管聯合海軍特遣一五一部隊<sup>3</sup>自2009年起由多國海軍組

註3譯者註：聯合海軍特遣一五一部隊(Combined Task Forces 151, CTF-151)是海上聯盟部隊(Combined Maritime Forces, CMF)之一部，主要任務是依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案及協同海上聯盟部隊沿岸國家，阻止、瓦解海盜行為及海上武裝搶劫

成之特遣兵力在打擊海盜上戰功卓著，然該扼制點仍容易遭到恐怖組織及海盜之攻擊。

然而，上述海峽除了在能源運輸上具有戰略重要地位外，也因2015年之「葉門內戰」及動盪成為區域扼制點。伴隨2011年「阿拉伯之春」浪潮，葉門久任總統一職的沙雷(Ali Abdullah Saleh)和其副手哈迪(Abdrabbuh Mansour Hadi)之政權轉移失敗，及支持沙雷之胡賽武裝組織屬葉門少數穆斯林什葉派分支扎伊迪派(ZAIDI SHIA)卵翼也參與其中，在最新一次行動中拿下薩德(Sadda)省北方心臟地帶，並於2015年拿下其首都沙納(Sanaa)。該國宗教主流伊斯蘭遜尼派已將胡賽恐怖組織崛起視為一警訊，並深信該組織是由伊朗什葉派在背後大力支持。有鑑於此，沙烏地阿拉伯在2015年與其他8個阿拉伯國家，連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一同聯盟，旨在重建哈迪政府，並接受美、英、法等國後勤及情報支援。

緊接著，此一同盟國家意欲藉由在亞丁灣建立海軍基地之勢，以增加地區影響力(大部分位於吉布地)，並結合盟國軍力，企圖從阿拉伯海封鎖來自伊朗的叛軍援助物資，其衝突層面儼然已擴大至海上。而荷姆茲與曼德海峽正處於所有船運之匯集點，縱使有人可能對印度洋此區的潛艦存在及其能力受限存有爭議，且潛艦整建之勢，其勢頭雖

比不上印度洋東部海域，然而凱立斯指出：「種種跡象顯示，該海域潛艦之運用，將有後來居上之勢。」

## 肆、反潛作戰－水下/水面應變機制

凱立斯先生指出：「潛艦對海上拒止運用上，仍是一巨大威脅，尤其是用在延伸海上交通線上」，這也正是某些國家，諸如印度、中共又或者是新加坡等國，並無充足資金用於建立縱深反潛作戰能力之軟肋。中共海軍之擴張已引起印度洋及麻六甲海峽相鄰國家之關注。共軍擴張之勢始於2000年之南海艦隊，加上其核子動力093型商級及095型秦級潛艦之服役，海軍已可有效執行長期、且超出其原有影響力可及之海域範圍<sup>4</sup>。古拉納艦長補充說：「中共此舉，已挑起區域周邊各國軍備競賽，並致力於加強其水下及反潛作戰能力」。

關注中共在此區域重點擴張的，莫過於印度。依凱立斯先生所述：「印度勢必須面對印度洋所存在之各種威脅，範圍含括中共潛艦的活動及巴基斯坦近岸的潛艦威脅，這意味著，印度是此區域最具備全向性反潛作戰能力之海軍。」為擁有相當之水下、水面反潛作戰能力，印度海軍已商請法國協助建造6艘天蠍級潛艦<sup>5</sup>，即印度所稱卡爾瓦里級

<sup>4</sup>，並協助區域及其他國家建立或增進一定能力，以保護全球商業及海上自由航行安全。參考：COMBINED MARITIME FORCES(CMF)，CTF151：Counter-piracy，combinedmaritimeforces.com/ctf-151-counter-piracy/，檢索日期：2018年8月8日。

註4 譯者註：2015年4月27日中共中央電視臺軍事報導：海軍核潛艇近日完成歷時兩個多月的亞丁灣護航任務，返回青島，顯現中共核潛艇自成軍服役以來，已將其水下兵力推展並擴及南海之外。

註5 譯者註：印度天蠍級潛艦(Scorpene-class)為法國船舶建造局(DCNS)與西班牙國營納凡提亞公司聯合研發製造之常規動力潛艦；另法國船舶建造局(DCNS)已於2017年6月28日更名為法國國有船舶製造企業(Naval Group)。參考維基百科，[http://en.m.wikipedia.org/wiki/Naval\\_Group](http://en.m.wikipedia.org/wiki/Naval_Group)及[http://zh.m.wikipedia.org/zh-tw/Naval\\_Group](http://zh.m.wikipedia.org/zh-tw/Naval_Group)/鮎魚級潛艦，檢索日期：2018年8月16日。

(Kalvari Class)，配備有潛射型飛魚攻船飛彈。其首艦「卡爾瓦里號」已於2017年12月開始服役，此外，法國「國有船舶製造企業(Naval Group，前身為DCNS)」也向本刊(指海軍武力Naval Forces)透露，印度海軍將於2027或28年接收最後一艘。同時印度海軍也啟動75i計畫<sup>6</sup>，期能獲得另外6艘潛艦。該案目前競爭者有法國國有船舶製造企業(Naval Group)、俄羅斯國防出口公司紅寶石設計局(Russia's Rosoboronexport Rubin Design Bureau)與德國蒂森克魯伯海洋系統公司(TKMS)和瑞典紳寶(Saab)。

再者，位於麻六甲海峽之印尼，也發覺自己正身處於維護海上交通線之核心地帶，並持續密注監視中共活動。有鑑於此，在其2024年國防戰略計畫中，印尼政府指稱印尼海軍(Tentara Nasional Indonesia-Angkatan Laut-TNI-AL)將於2024年籌獲10艘新型潛艦以彌補2艘由德國霍瓦爾特造船廠(Germany Howaldtswerke-Deutsche Werft)建造並於1981年下水之查克拉級潛艦；2011年12月印尼海軍與韓國大宇造船海洋株式會社(Daewoo Shipbuilding and Marine Engineering, DSME)簽訂交付3艘209型「納卡帕撒(Nagapasa)」級柴電動力攻擊潛艦(SSK)之合約。首艘已於2017年8月交付，預劃於2021年前完成全部合約交付。目前，印尼海軍也正考慮下一批包含俄羅斯Kilo級潛艦及法國天蠍級潛艦在內的軍售標的。

地區另一個國家馬來西亞，雖然可分擔

周遭鄰國之防務需求，然而其建立潛艦艦隊之能力卻受到了軍事預算減低之牽制影響。毫無疑問，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資料顯示，該國國民生產毛額(GDP)用於軍事預算費用已從1981年之峰值(占GDP 5.7%)減低至2016年軍事投資僅占GDP 1.4%的空前數字，使馬來西亞皇家海軍意欲建造潛艦艦隊之目標難以落實。目前，馬國海軍擁有兩艘2009年籌獲之馬來西亞首相級(馬來語：Perdana Menteri)(法製天蠍級)柴電動力潛艦。2018年2月，當皇家海軍指揮官丹斯里艾哈邁德·卡瑪魯扎曼上將(RMN Chief Admiral Tan Sri Ahmad Kamarulzaman Ahmad badaruddin)出席在賽班加爾海軍基地所舉辦的潛艦指揮官交接典禮上重申其雄心壯志：「在過去十年，海軍持續致力於與政府協商額外籌獲兩艘潛艦，期能於2031至2035年間籌獲首艘潛艦，並於2036至2040年間籌獲另一艘。」然而，馬國地方媒體卻對海軍達成此目標的能力，抱持懷疑態度。

相較於馬國與印尼之鄰國，新加坡已建立一支可恃的潛艦艦隊，下轄2艘射手級(Archer Class)及4艘挑戰者級(Challenger Class)柴電動力潛艦。無論如何，新加坡於2017年5月將會向德國蒂森克魯伯海洋系統公司(TKMS)籌獲兩艘218SG攻擊型潛艦，原訂於2024年陸續交付，現依該兩艘船的建造進度，可望於2021、2022年分別交付新加坡海軍。

澳洲方面同樣在未來潛艦專案計畫(The

註6 譯者註：75i計畫為印度海軍承襲軍購卡爾瓦里級(Kalvari class)模式，期能再獲得6艘加裝AIP絕氣系統之潛艦，期能擁有續航力更強之水下戰力。參考維基百科，Project 75i-class submarine，[http://en.m.wikipedia.org/wiki/Project\\_75i-class\\_submarine](http://en.m.wikipedia.org/wiki/Project_75i-class_submarine)，檢索日期：2018年8月9日。

註7 譯者註：SEA1000為澳洲未來潛艦專案計畫，旨在替換現役柯林斯級潛艦(Collins-class)。參考維基百科，Collins-class

Future Submarine Program, SEA1000)<sup>7</sup>下，於2016年3月推動以法國天蠍級潛艦為基礎，建造6艘梭魚級潛艦艦隊計畫案，並預劃於2020年交付首艦，此外，法國國有船舶製造企業也透露，目前第二至四艘均已進入不同建造期程，並已接獲建造第五艘之訂單。

凱立斯先生指稱：「從印度向西面看去，區域周邊國家作戰能力無法達到縱深及近、遠程防禦，其反潛作戰能力更顯捉襟見肘。」毫無疑問地，該區域僅巴基斯坦和伊朗擁有潛艦。目前巴基斯坦擁有3艘奧古斯塔90B潛艦(Agosta90B class)及2艘奧古斯塔70潛艦(Agosta70 class)，前者現正由土耳其國防技術工程貿易公司(Savunma Teknolojileri Muhendislik, STM)進行聲納套件、潛望鏡系統、指揮與管制系統、雷達與電子支援系統全面升級，而根據STM公司報導，首艦將於2020年交付；另有地方消息來源指出，巴基斯坦預計向中共採購數量不明之041型元級潛艦。凱立斯也指出：「由於伊朗K級潛艦維修進度啟人疑竇，加上袖珍型潛艦在阿拉伯灣及荷姆茲海峽運用上較具效益，而非適用於印度洋這樣的藍水海域，使得伊朗之水下威脅相對弱化。」此外，他並解釋道，雖然沙烏地阿拉伯建造潛艦戰力討論已久，但基於其「服役人員政治忠誠度的根本問題」，不大可能於短時間內活

躍於印度洋。

## 伍、擁擠理論(Chock-a-Block)<sup>8</sup>

印度海軍古拉納艦長指出：「未來幾年，印度洋地緣政治環境將因有潛艦與無潛艦國家之間的信任感降低而趨於複雜化；功能上，該海域水下、水面環境也日益趨近惡化，並有可能導致不預期相遇及由水面空間管理所引發之船員安全議題等眾多後果」。

如同該段文章所指出印度洋反潛作戰能力與戰略等相關建議，現今麻六甲海峽正如同古拉納艦長所指，已是鎂光燈聚焦之扼制點，也因此影響著印度洋東邊及其中部海域。無論如何，當我們關注印度洋西面日益活絡的潛艦活動跡象，儘管因距離等因素與印度洋東面相比較，潛艦能力所及範圍相對受限，然在該區島嶼、阿曼沿岸、吉布地及索馬利亞所建立之海軍基地，著實已令區域國家密切關注其反潛作戰能力之整建。有鑑於此，後續我們不僅須著手探討該區域空中反潛作戰能力，更應思考此海域在未來可能造成水下、水面交通密集化之海軍基地建設等相關議題。

## 陸、譯後語

「中國崛起」是當今炙手可熱、家喻戶曉之國際現勢，然而面對西太平洋美國戰略圍堵，中共不得不朝印度洋突圍，以其潛艦

submarine replacement project, [http://en.m.wikipedia.org/wiki/Collins-class\\_submarine\\_replacement\\_project](http://en.m.wikipedia.org/wiki/Collins-class_submarine_replacement_project), 檢索日期：2018年8月9日。

註8 譯者註：Chock-a-Block原為水洩不通之意，在此將其譯為「擁擠理論」，意義在於原作意欲表達印度洋將是未來大國競合之重要舞台，也因為如此，大國三度空間兵力運用精銳盡出，屆時，水下、水面、空中三度空間將越顯不足，印度洋必定成為火藥庫，然而如何管控將是值得探討之議題。

兵力為主，擔綱保障其海上能源、經貿交通線之重要角色並與周邊友好國家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建立後勤保障基地，以支持其「一帶一路」戰略宏圖；然而此舉確也造成區域周邊國家人心惶惶，如同印度、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不僅自知身處核心地帶，更有甚者，也逐步建立反潛及水下兵力，以嚇阻敵對勢力。凡此種種，正如同本文作者所提，印度洋將逐漸占有重要區域戰略地位，加上其西面中東地區(如葉門內戰)戰事頻仍，不僅如此，該海域也是亞洲重要能源運輸集散地，因此印度洋東、西邊在國際舞台上均占據重要地位，也將是各國未來激烈競合之處。

面對此一區域的國際情勢，謹提供以下幾點建議，期能有助我國防政策研訂，進而確保國家安全：

一、藉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部」更名為「印太艦隊司令部」之際，掌握其後續任務範圍、兵力、情監偵之部署，並藉此與南海、麻六甲海峽周邊各國發展情報交流機制，以增強我情報偵蒐能力。

二、藉由原作所提後續因印度洋各國兵力盡現之際，將會造成諸多問題，國安高層

應密切關注其區域管控機制，及可能引發的後續效應，並引為國家政策因應參考。

三、國軍仍應密切關注中共的海、空軍兵力部署、動態，以及未來在印度洋地區之兵力消長與發展態勢，並觀察未來中共航空母艦是否也將部署該區，以確保其能源的海上交通線暢通。另一方面，持續掌握原文作者所提相關周邊國家反潛、水下兵力發展現況，做為我國推動「潛艦國造」之借鏡。

### 作者簡介：

艾莉絲·瓦倫提 博士，2014年取得倫敦大學都市計畫與政治科學博士學位(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現為德國海軍武力(Naval Forces)雜誌總編輯，曾任GHK諮詢顧問及管理、計畫及安全獨立顧問，對亞洲維和、都市計畫、安全機制涉足頗深，已發表多篇關於亞太海洋或海軍等安全相關議題文章。

### 譯者簡介：

林文德少校，海軍官校95年班、海軍指揮參謀學院107年班，曾任西寧艦射控官、左營艦作戰長、陸軍六軍團海聯官，現服務於海軍司令部。

